

秦观的人生应当算是一个悲剧。

他37岁才考中进士,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。在仕途中跌跌爬爬地挣扎了十年,到46岁那一年因受党争牵连,被贬出京城,52岁那年,被赦免返京,却在半途上因喝水而莫名其妙地猝死在朋友的家中。

《宋史·秦观传》是这样描写秦观之死的:“徽宗立,复宣侍郎,放还。至藤州,出游光华亭,为客道梦中长短句,索水欲饮,水至,笑视之而卒。”

秦观二十八世孙秦瀛在《重编淮海先生年谱》中说:“元符三年(1100年)……先生被命复宣德郎,放还作《归去来兮辞》,遂以七月启行而归,逾月至藤州,因醉卧光华亭,忽索水饮。家人以一盂注水进,先生笑视之而卒。”说法大体相同,只是在时间和地点上更为详尽一些。

由于秦观具体的死因语焉不详,所以研究者们众说纷纭,归纳起来,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:

一是瘴毒中暑说。从上文可知,秦观之死是在八月,地点是藤州。藤州即今广西藤县。该地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,虽四季分明,但夏长冬短,气候炎热而多雨,尤其是七、八月份(指农历)。秦观是高邮人,高邮的平均气温至少比藤县低10度以上。他在岭南虽待了一年多,但对那种湿热的气候毕竟不太适应,加上身体素质差,遇赦后,得按规定的期限赶回京城“报到”,瘴毒中暑是很可能的。

二是酒精中毒说。从《重编淮海先生年谱》中可知,秦观死前有两个细节,一是“醉卧光华亭”,二是“忽索水饮”,可见其醉得不轻。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下子喝这么多酒,如果是一个健康人,也许没事,但秦观从肉体上到精神上都受尽摧残,在这种情况下醉酒而亡也是很可能的。

三是乐极生悲说。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,而且理由更加充足。秦观以46岁“坐党籍改馆阁校勘,出为杭州通判”,还没有到职就被贬为处州酒税,48岁被削秩徙郴州,50岁继续南贬到横州,51岁徙雷州,可以说这五六年来他从贬职到削秩(不发官俸)再到被编管(劳动改造),没有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。就在他彻底绝望,甚至写好《自挽辞》的时候,一纸赦令让他北归,还让他官复原职。从大悲到大喜,这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,对于这个人生际遇的激变,秦观缺乏应有的思想转变。当他口干舌燥,家人端来水盂,他看着水面上映出来的憔悴而枯槁的面容时,他苦笑一声,倒下了。

对这几种说法,笔者不敢完全苟同。

研究秦观及其作品的绝对权威、全国秦观学术研究会前会长徐培均先生生前曾多次强调:“秦观是一个纯情诗人。”“他一生常为情所困,又常为情所累。”这就为我们解读秦观之死因找到了入门之径。情为生命之所寄,生命为情之所终;以生命谱写情符,以命运奏响情音。直至天荒地老,甘赴九泉。

如果我们梳理一下秦观从46岁“因坐党籍改馆阁校勘”开始,直到52岁客死藤州的六年贬谪生涯,就会发现,这六年对于秦观来说,完全是一段由希望到失望,再由失望到绝望的“文化苦旅”!

一、希望:从“改馆阁校勘”到“出为杭州通判”,再到“道贬处州酒税”——贬职

绍圣元年,秦观46岁。受党争牵连,被免去“正字”,改为“馆阁校勘”,贬到杭州任通判。

秦观死因探秘

□ 薛序

所谓党争,实际从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时就已经开始。拥护并支持王安石变法者被视为“新党”,反对者被视为“旧党”。王安石变法的总后台宋神宗驾崩后,宋哲宗继位,但因其年幼(9岁),朝政大权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(宋神宗母亲)手里。高氏反对变法,起用旧党领袖司马光。司马光上台全面否定新法,把新党全部逐出朝廷,但几年后高太后去世,哲宗亲政,他继承父亲的遗志,又重新任用新党,罢黜旧党。苏轼、苏辙等一些对新法提出过意见的人都属被罢黜的对象。

其实,像秦观这样级别的官员根本无资格参加党争,但他是苏轼的门生,新上任的新党代表人物贾易(侍御史)、赵君锡(御史中丞)等知道要扳倒苏轼这样的大树”不易,就退而求其次,先拿他的门生弟子下手,以去其“枝叶”。上疏诤秦观有“不检之罪”,谓观“刻薄无行,不可污辱文馆”。苏轼从其弟苏辙(时任尚书右丞)那里了解到贾易上疏的大致内容,劝秦观以退为进,主动上章辞免“黄本书籍除正字”的官职。而秦观缺乏政治经验,事先没有与苏轼商量,便去拜访曾经推荐过自己的赵君锡,却不知赵君锡两面三刀,一方面敷衍秦观,一方面上疏哲宗,以“泄密”罪将矛头直指苏轼苏辙。疏曰:“缘臣与贾易二十六日弹观,才一夕而观尽知疏中意,此必有告之者……”

秦观的轻举妄动等于是授政敌以柄,不仅没有拯救自己,也让苏轼兄弟处境十分尴尬,不得不“引咎请外”,即主动引咎辞职,离开朝廷,外放为地方官。

秦观被免去他自己引以为傲的“黄本书籍正字”的职务,外放到杭州任通判。通判是知州或知府的副职,从级别上讲,与他原先的“黄本书籍正字”不相上下,只是从京官变成了地方官。从客观上讲,秦观对“党争”带来的严重性的认识还比较粗浅,因而对这次外放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,心情比较轻松,他在《赴杭倅至汴上》一诗中写道:“俯仰觚棱十载间,扁舟江海得身闲。平生孤负僧床睡,准拟如今处处还。”“觚棱”本指宫殿上的砖瓦,这里代指京城。全诗意思是,在京城做了这么多年的官,现在外放到地方上来,恐怕比京城要清闲一些。以前没有时间理会的关于佛教上的事,现在可以重新开始了。在《吴兴道中》,他又写道:“胡为御舟者,挽我置此旁。青山不肯尽,流水故意长。虽云道理远,瓦樽有酒浆。”字里行间看不出半点怨恨或惆怅。

从京城汴京到浙江杭州,千里迢迢。秦观还没有到达贬所,皇上的诏书又至:“贬监处州酒税。”原因是御史刘拯指控他“增损”《神宗实录》。这一次秦观有点懵了:处州(今浙江丽水)乃穷山僻壤,比不上杭州的繁华,不仅地方远了,而且级别下降,从“副市长”降到负责收税的“税务局长”了。绍圣二年写于处州的绝句《题务中壁》:“醉头春酒响潺潺,垆下黄翁寝正安。梦中平阳旧池馆,隔花螭口吐清寒。”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:迷惘中透出几许淡淡的无奈,惆怅中充满对昔日京城生活的回忆。秦观在京任职时,曾出席驸马

李端愿的家宴。此诗中“平阳旧池馆”原指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的府第,这里代指李端愿的宅第。回忆是一种怀念,一种向往,一种无法抹去的情思。

由此可见,直到此时,秦观对自己的仕途还是充满希望的,总认为,目前的境遇是暂时的,总有一天,他还会回到京城,重返他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“馆阁生涯”。

二、失望:从“处州既罢职”到“削秩徙郴州”——削秩

但是,他在处州的这种闲适生活并没有过多久就到头了。因为他在做“税务局长”的业余时间频繁地出入寺庙,与方外僧道结友且诗词唱和。这从他《处州水南庵二首》中可以看出这段生活,其一曰:“松柏萧森溪水南,道人为作小圆庵。市区收罢鱼豚税,来与弥陀共一龕。”其二曰:“此身分付一蒲团,静对萧萧玉数竿。偶为老僧煎茗粥,自携修细汲清宽。”秦观本是以与僧道结友、谈经论道,甚至抄写经文等来寻求内心的虚静与平和,却被政敌爪牙、两浙运使胡宗哲抓住把柄,劾其“抄写佛书”“败坏场务”,于绍圣三年,被朝廷罢去处州监酒税的职务,“削秩徙郴州”,这一年,他48岁。

“削秩”是什么意思?“秩”,俸禄也,官员之品级也。“削秩”即现在的“除名”“开除”。郴州在湖南省东南部,地处南岭山脉中段与罗霄山脉南段交汇地带,比处州的环境更恶劣。

受到如此惩罚,秦观的精神几乎崩溃。他现在已是一无所有的平民百姓了,他一直怀有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,他开始失望。《题郴阳道中》的一首绝句:“门掩荒寒僧未归,萧萧庭菊两三枝。行人到此无肠断,问尔黄花知不知。”形象地抒写了他此刻的心境。全诗很直白,没有用典故,但“无肠断”三字配上两三支在寒风中飒飒子立的菊花这些意象,却让读者看了,会情不自禁地觉得心酸、凄苦。

绍圣三年年底,秦观到达郴州。快过年了,而秦观一个人凄凄凉凉地住在人地生疏的驿馆之中,夜不成寐。《如梦令》一首小词反映了他这时的心境:“遥夜沉沉如水,风紧驿亭紧闭。梦破鼠窥灯,霜送晓寒侵被。无寐,无寐,门外马嘶人起。”另一首差不多写于同时期的《阮郎归》词也是如此:“湘天风雨破寒初,深沉庭院虚。丽谯吹罢小单于,迢迢清夜徂。乡梦断,旅魂孤,峥嵘岁又除。衡阳犹有雁传书,郴阳和雁无。”上片写景,下片写情,哀婉幽怨之溢于言表。

三、绝望:从“郴州”到“编管横州”,再到“徙雷州”——编管

即使这样,新党还是没有放过他。“柿子总是拣软的捏”,也许秦观与苏轼的关系太过密切,是苏轼的软肋,打击秦观就是打击苏轼。所以,秦观在郴州的时间并不长,还没有完全适应,又一个诏书下来了。绍圣四年三月,他“奉诏编管横州”。如果“削秩”只是从“干部”到“平民百姓”的话,“编管”则是被管制的没有人身自由的“劳改犯”了。对于性格

柔弱的秦观来讲,这无异于是晴天霹雳,打击太大、太残酷了——他由“失望”变成了“绝望”!

他这阶段的诗词中,“愁”“恨”成为基调:《减字木兰花》:“天涯旧恨,独自凄凉人不问。欲见回肠,断尽金炉小篆香。黛蛾长敛,任是东风吹不展。困倚危楼,过尽飞鸿字字愁。”

《千秋岁》:“水边沙外,城郭春寒退。花影乱,莺声碎。飘零疏酒盏,离别宽衣带。人不见,碧云暮合空相对。忆昔西池会,鹄鹭同飞盖。携手处,今谁在?日边清梦断,镜里朱颜改。春去也,飞红万点愁如海。”此词中的“日边清梦断”表明,过去那种能回到京城,回到皇帝身边(日边)的“清梦”已经彻底破灭了。

元符二年,秦观51岁,他“自横州徙雷州”。这是他被贬谪的最后一站。雷州又称海康,今属广东省湛江市,南濒临琼州海峡,过海峡就是海南岛。秦观作为罪臣被移送到雷州,这时的心境倒反平静下来,没有太大的波动,有点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感觉。《海康书事十首》是他这一阶段的代表作,从“其一”可以看出他此时的心境:“白发坐钩党,南迁海濒州。灌园以糊口,身自杂苍头。篱落秋暑中,碧花蔓牵牛。谁知把锄人,旧日东陵侯。”第一联写实,受党争牵连,被贬到这个濒临海峡地方。因为没有了官俸,所以只能像仆役一样耕种菜园以糊口。第三四联写虚,有谁知道,眼前这个冒着秋暑仍在耕作的把锄人,过去曾经是个京官呢?全诗无一愁,无一怨,更无一恨,仿佛在叙说别人的事,这说明诗人这时已能正视现实。

现实是残酷的。不管你“愁”也好、“恨”也罢,日子总是要过下去。他只得用“酒精”来麻醉自己,一句“醉乡广大人间小”(《醉乡春》),说得多么凄楚、无奈和心酸!

这一年的六月,他的恩师苏轼遇赦,在北归(苏轼被贬在儋州,今属海南岛)途中特地来看他。秦观写了《江城子》一词相送:“南来飞燕北归鸿,偶相逢,惨愁容。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。别后悠悠君莫问,无限事,不言中。小槽春酒滴珠红,莫匆匆,满金钟。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。后会不知何处是?烟浪远,暮云重。”这首词写得看似平静、洒脱,但感情却十分浓郁、深沉。师生别后重逢,按理十分欣喜、兴奋,有很多话要倾诉,却以“别后悠悠君莫问,无限事,不言中”一句带过,此时的“不言”胜过万语千言。“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。后会不知何处是?烟浪远,暮云重。”对今后的前途更是写得迷茫而黯淡,让人唏嘘不已。

临别前,他把自己写的《自作挽词》给苏轼看。“婴髯徒穷荒,茹哀与世辞。官来录我囊,吏来验我尸。藤束木皮棺,藁葬路傍陂。家乡在万里,妻子天一涯。孤魂不敢归,惴惴犹在兹。昔忝柱下史,通籍黄金闺。奇祸一朝作,飘零至于斯。弱孤未堪事,返骨定何时?修途縊山海,岂免从阍维。荼毒复荼毒,彼苍那得知!岁晚瘴江急,鸟兽鸣声悲。空濛寒雨零,惨淡阴风吹。殍客生苍藓,纸钱挂空枝。无人设薄奠,谁与饭黄缁?亦无挽歌者,空有挽歌辞。”

苏轼知道,此时的秦观已经心灰意冷,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堪重负,再也“撑”不下去了。他没有多说什么,只能泛泛地安慰几句,便挥泪告别。但他没有想到,他与秦观的海康(雷州)之别竟是阴阳永别!

走进亲切的旧时光

□ 木柯

水》《王全》等作品的生活源泉。虽然他说“我在沽源,远离了家人和故友,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”,但沈从文所说“可爱的东西”也走进了他的心里,那应该就是生活的真和美,人的真和美。福祸相依,从来如此。

新建的还有汪家客栈和祺菜馆,三层小楼,青砖格子的花墙,清雅别致。汪家客栈里,随处可见汪老的书画作品,房间里备有汪老的书。心要是静得下,可以读上几页,最好重温一遍《故乡的食物》,这样到隔壁相连的祺菜馆就更能体会菜品的汪味特色了。祺菜馆的菜可是一帮汪曾祺研究专家翻破了汪曾祺全集,从汪老作品里搜集整理出来的,两百多道汪老吃过的、做过的、写过的菜肴,归纳定名为“祺菜”,汽锅鸡、旺旺豆腐、油条塞肉、干烧鲈鱼、咸鸭蛋、蒲包肉、虾籽豆腐羹、“蛋

瘪子”(猪油荷包蛋)泡炒米……在祺菜馆,你吃的真不是菜,是文化呢。祺菜馆里汪老书画、汪老用过的餐具陈列着,汪迷们还可以学着汪老的样子,围上围裙、手托那只黄色搪瓷盘子留个影,这真是个不错的体验。

楼馆虽新,可所谈所见所尝还是汪曾祺。汪家客栈和祺菜馆、汪曾祺纪念馆和竺家巷的汪曾祺故居围成一个不是很大的内部院落。伏在客房的阳台围栏上,看院子里的银杏已落尽了叶子,一棵香榆树上挂了好些黄澄澄的香橼果。院子里静悄悄的,偶尔有服务员从院中穿过。

出客栈右转就是竺家巷的汪曾祺故居,故居门上的对联依然是汪老最喜欢的“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”,没有更换过内容。长相酷似汪曾祺的弟弟汪海珊老人还住在这

汪曾祺读久了,对高邮就有了亲切感。回到这里(说“回”,仿佛高邮有我一个根似的),心妥妥帖帖的。

高邮城不大,最主要的,你想看的是汪老文字里的高邮,哪里起了新楼盘你是不会关注的。

现在汪曾祺故居处建起了汪曾祺纪念馆,馆体时尚现代,恢弘大气。汪老在北京的书房原样搬迁至纪念馆,汪老生平,汪老著作,书信往来,文人交集,汪老书画作品、文稿手迹……一一陈列,就是站在展板前,朗读一篇汪老的文字,通看一封书信手迹,或由一幅照片而引发,侃侃而谈及其他,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读到沈从文在病中写给汪曾祺的一封信,其时汪老被扣上右派的帽子,正在张家口沙子岭劳动,读到其中“一个人生命的成熟,是要靠不同的风霜雨雪照顾的,有机会到陌生工作陌生人群中去,就尽管去吧,有的是可爱的东西。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,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。”这些贴心话令人动容。沙子岭、沽源的经历是汪老创作《葡萄月令》《黄油烙饼》《羊舍一夕》《看

里,坐在他一直坐着的椅子上,隔壁是妹妹一家。偎依着老人,仿佛一切都不曾远去。

不远的东大街、北大街还是旧时模样,不宽的街道,凌乱攀挂的电线,两旁低矮的木制小阁楼,雕花小窗,小小的逼仄的居民小院,肉铺,杂货店,茶庄,油条烧饼店,缝补店,锁着门的华清澡池,已经成为景点的当铺,路边新晒的香肠……人行其中,似曾相识。

街上的人自然是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
可王二的后人在纪念馆对面开了门面,依然卖熏烧,店名就叫“王二蒲包肉”;汪老的母校县立第五小学,现在是全新的城北实验小学,校工总还要有的,詹大胖子是他的前辈;烧饼店生意还是好,汪老1981年回乡,感叹“烧饼很香,味道跟四十多年前的一样”,又四十年过去,吴大和尚漂亮的有双桃花眼的小媳妇依然让人难忘……

汪曾祺文字中的高邮,已如一张淡淡发黄的旧照片。走进高邮,走进炼丹巷、草巷口、竺家巷,去大淖、去西堤看大运河,看运河上的落日、紫色的长天,熟悉得像回到了童年,回到了故乡,回到了温暖亲切的旧时光。